

# 人生空白亦为诗

■郑蜀英

身未婚，宗亲均居海外，膝下无一儿女，孑然一身，了无牵挂。故在我下世后，遂将平生所有积蓄全部捐赠医院，用于为部队伤病员服务。以绵薄之力，献仁爱之心，了平生所愿。并倡议业内有识之士，携手同心，共图护理发展之大业。”

陌上花开，缓缓归矣。孤单吗？不，黎秀芳的68位血脉宗亲送上这样的挽联：“黎氏家族，以此为荣”。

遗憾吗？不，黎秀芳所捐平生积蓄设立的“为兵服务奖励基金”，今天仍在传承着“洁白的事业”。

黎秀芳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，如此耀眼，如此灿烂。是的，如果选择把一生奉献给挚爱的事业，生活中就会有一些难以顾及的缺失空白，但何妨将其视为生命之诗的省略号？捧读这样的诗篇，你能品味到诗韵丰沛、辞章瑰丽。你能领略到诗如其人，人如其名——秀美芳华。

## 二

专家考据，最早以“空白”入诗的，是宋人的“雪岭倚空白”。诗是写景，但我要说的是在皑皑雪岭，一个哨所里的一次时间空白。

无人区的定义是“没有人类常驻的区域”。当然，这是指生活者而不是守卫者。上个世纪70年代，在西藏的一个无人区就驻守着这样的守卫者——边防连队的一个前哨班。

前哨，当然是远离后方、据守前沿的哨位。其担负任务的繁重、生活条件的艰苦，不须多言。风雪高原的时差和连轴转的边境勤务，加之近乎封闭状态的无人区没有什么参照物，更不巧的是，班里唯一的计时闹钟又坏了，这一下便误导了战士们弄错时间——把腊月二十九记为大年三十了。

哲学家说：时间并不在时钟里。同样，在战士们眼里，时间也不一定都在日历里。“除夕”既过，战士们又开始忙着执行边防勤务了。不过，大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讨论了许久还是各执一词，最后决定向连部发电报求证——何日是除夕？

短短的电文让连长和指导员心里揪揪的、眼睛湿湿的。他们马上回复——今天是三十。军礼。

他们把年提前过了，拜年已晚，就致以军礼吧。

接下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：到了退伍时节，前哨班的老兵回到连队，连里专门为他们“补”了一顿饺子、几挂爆竹。

今天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已经彻底改变了边防官兵的生活保障条件，但这一来一往的电报，成为连史室的重要收藏。

“雪里已知春信至。”可放眼天涯边关、哨卡边防，由于特殊的地理、气候和环境造成的空白故事还有许多，但此空白非彼空白，山河为证：有青春士兵热血，成边男儿肝胆，祖国的边关，便永远不会留下任何的空白。

## 三

诗人可以把空白写得很美很浪漫，

是望断天涯的“人归落雁后”，亦是咫尺眼前的“思发在花前”；是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，也是“青山有约定来无”。

不能否认的是，现实生活中即使是“有所期约，时刻不易”的笃定，也难免留下“遗憾聚散念几许”。

在一个海岛上，守岛的海防官兵把每年的台风季称为“探亲空白期”——每年这个时候，来海岛探亲的军嫂们常常受阻于台风，只能困在岛外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船明明临近海岛，却因风急浪大而靠不了岸。离隔百结的夫妻隔水相望却不能相聚，挥手呼喊却不能相拥相叙。茫茫海水滔滔浪，探亲假就这样变成了“望亲假”。尽管他们懂得“一家不圆万家圆”的道理，但一段“远在彼兮，旦夕以待”的空白，还是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1950年，人民解放军的先遣小分队在见不到一户人家、一缕炊烟的原始森林走了7天7夜，翻越高黎贡山首次进入独龙江，让峡谷深处的独龙族人民，通过红红的五角星认识了共产党、新中国和人民子弟兵。

在此后的70余年时间里，边防部队见证着、参与着独龙族人民所经历并完成的两次跨越——从原始社会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，再到实现了整个民族向小康的跨越。

为了完成跨越的使命，几十年间，我边防部队有8位烈士献身独龙江。限于当时的条件，有几位烈士牺牲前甚至没有留下一张遗照。因此，纪念馆和墓碑上只能看到令人遗憾的空白。

河山壮丽，岂能没有戍边人“在场”的叙事。据了解，当地政府正在通过各种方法，根据采集的形象数据，绘制烈士们的笑容，弥补这样空白。当地领导说：“只要独龙江还在奔涌，他们的青春和梦想、笑容与笑貌，就不会被遗忘。”

艺术家对空白审美有很多理论，但在一个边疆村寨，我却从空白中品读出一种无声之念、无言之美。

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距边境线很近的一个寨子，地名拗口，但我一下就记住了——顺哈寨。寨子里有几排与傣寨风格迥然不同的青砖水泥平房，静静地映掩在凤尾竹间。时任乡武装部部长告诉我，这是原先边防某部前哨排的驻地，上个世纪80年代部队撤防后，寨里百姓定下个规矩：房子要好好守着，等着解放军再回来。他们记得家乡的谚语：虎去山还在，山在虎还来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老营房一直由傣族群众精心守护着——雨季到了，屋顶要补漏；刮大风后，院子要清扫……当年采访时，寨子里的一位老人告诉我：部队走的那天，大家砍了甘蔗、煮了鸡蛋堵在路口送他们。排长说不能收。我问他，儿子出门该不该带上妈妈的心意。解放军都哭了，我们也哭了。现在不哭了，只是想他们想得很呀。

又是许多年过去了，想来那老营房在军用地图上已经是一个空白的点位。但在我的记忆里，这里从来没有空白过，那些虎虎生威的年轻士兵们依然在小小的营房、热闹的傣寨中，留下“花花锦绣，活活泼泼”，有“无限柔情，无限意味”。

野花红紫多斑斓，唯有寒梅旧所识。一切景语皆情语，雪中寒梅，茫茫之白，但御骨之寒中有着沁脾之香……

## 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“鹅毛大雪天上飘，三排战士斗志高。双脚如踏‘风火轮’，千山万水逞英豪。”那年冬季徒步拉练的第一天，我排离开营区没多远天空就下起了大雪，列兵杨光见状禁不住诗兴大发。

“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，看把他给兴奋的，有他哭鼻子的时候。”在我身旁，李坚强揶揄道。李坚强因为个头高，战友们都叫他“李大个子”。他是排里最老的兵，虽不是班长，却爱管闲事。杨光是南方人，当兵还差1个月才满1年。他名如其人，一脸阳光，吹拉弹唱都能鼓捣几下，是排里的“百灵鸟”。他俩同在一个班里，杨光平时没少挨李大个子“修理”。

“他的诗能提振士气，你不要给他泼冷水。要是让你给说‘哑火’了，咱们悄无声息地走下去，会越来越累的。”我小声地提醒李大个子。

“你看他走路时不管不顾的样子，咱排最先脚打泡的准是他。”李大个子边说边往杨光跟前凑，可走了几步却停下来。看着我疑惑的眼神，他解释道：“出发前我提醒他的话，他都当了耳旁风，那就让他吃点苦头吧。排长，你走路时一定要高抬脚轻落步，别一个劲地‘哐哐’往地上砸。”

当时，我当排长还不到半年，又是头一次参加冬季拉练，没什么经验。我知道李大个子这话是他多次参加冬季拉练后的经验之谈，想了想，就冲着战士喊道：“咱们走路时，可不能砸地的微笑，一个战士小声地告诉我：“李大个子早就教我们这样做了。”

“打竹板，笑哈哈，冬练‘三九’真爽啊！顶风冒雪不皱眉，一个劲地向前行……”又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杨光又说起了“快板书”。战士们嘻嘻哈哈笑了，走起路来显得格外有力。

“你把鞋脱下来。”下午，到了大休息时间，战士们都坐在背包上闭目养神，李大个子却这样对杨光说道。

“这大冷的天，脱鞋干吗呀？”杨光虽然不情愿，但在李大个子不容置疑的目光里，还是脱起鞋来。刚脱到一半，杨光痛苦地皱起了眉头：“真痛啊！”

“你呀，光顾着抒情了。”李大个子举着杨光的左脚说，“看看，前脚掌都打了六七个水泡啦，再不收拾它，明天你要是还能行军才怪呢！”

李大个子将杨光的左腿架在自己的膝盖上后，用雪使劲地搓起杨光的脚掌来，不一会儿就见雾样的热气不断地升腾起来。我看出了门道，就对大家说：“咱们也用雪搓搓脚吧。”

李大个子把杨光的两只脚都搓得通红后才停下来，又从挎包里拿出一个药瓶，用棉签给杨光脚上的泡涂起了药膏——李大个子的父亲是乡村医生，他打小就跟父亲上山采草药，这瓶治水泡的药膏就是他自已研制的。

还有3个战士的脚也打泡了，不过都是一两个。给杨光的脚涂完药膏后，李大个子又给他们涂了药。这时传来

# 雪中情

■韩光

自己的背囊里，又掏出一身绒衣绒裤扔给杨光。“这不是我的吗？”杨光接过来一看，笑逐颜开。“不是你的，会是谁的？”李大个子说，“临出发前，我看见你的绒衣绒裤还躺在衣柜里，猜想你嫌沉没带，就悄悄地替你带来了。”

“谢谢你……”杨光脸又红了，万分真诚地说。人说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在我排里，李大个子李坚强，同样是排里的一宝呀。带绒衣绒裤这事，我是督促了可没有检查，如果不帮杨光带来，这个南方兵准会冻感冒的。看来，今后我也要像李大个子那样，做一个细心之人！

出发时，李大个子又将杨光的枪背在身上，杨光大睁着双眼回问：“你咋还给我‘减负’呢，是怕我掉队不成？”“你是咱排的‘百灵鸟’，今天行军更要靠你鼓舞士气呢！我帮你背枪，为的是让你更有力气‘歌唱’！”

见李大个子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杨光不再说什么了。这天，天气冷不说，风也特大。不过，在鼓舞士气上，杨光真的很卖力。每到关键时刻，他不是喊几句振奋人心的口号，就是唱首让人热血沸腾的歌曲，总之是表演一段引人入胜的口才……总之，每当战友们感到疲惫时，只要听到杨光这个“百灵鸟”的“歌唱”，又都有了精神头。天黑之前，我们按时到达了指定的休息地点。

冬季拉练的第14天，也就是返回营房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排里没有安排训练内容。吃完晚饭，战士们围坐在雪野空地上燃起的篝火旁，喝着行军锅里烧沸的汤粥，开心地说着、笑着。

李大个子微微前倾着上身，左手托着腮，眯着眼睛仿佛在沉思着什么。坐在他右边的杨光双手捧着两腿，眼睛亮亮的，仿佛在憧憬着什么。看到他俩这副样子，那尊名为《艰苦岁月》的著名雕像，一下子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，我觉得他俩仿佛就是《艰苦岁月》里的那两位红军战士。

进而，我又兴奋地想到：这一路走过来，李大个子可没少帮助杨光，两人在关系越来越好，越处越融洽，就像亲兄弟一般。何止他俩，全排的战士通过这次冬季拉练，相互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了，团结成了一个坚强的集体。

时候不早了，我想让战士们早点休息，这样才能确保大家第二天返回营区时精神更饱满。于是，我大声地对战士们说：“自冬季拉练以来，因为大家团结相助，相互关心，所以我排没有一个掉队的，也没有一个冻伤的。下面，我提议咱们一起唱首《战友之歌》，唱完就抓紧时间休息，养足精气神，明天回营时充分展现出咱排的风采来，你们说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战士起劲地鼓着掌。“战友战友亲如兄弟……”在我的指挥下，全排战士都放开了喉咙，引吭高歌，歌声唱得那么整齐、那么响亮、那么豪迈。在熊熊篝火的映衬下，战士们青春的脸庞也显得更加光彩照人、活力四射……

“哈哈！脚上舒服多了！”杨光很是感激地对李大个子说。李大个子也很开心地笑：“再走路时，你可得多加小心呀。再打泡的话，我可不会给你搓脚了，你的脚可真臭啊。”

“哈哈！”在开心的笑声里，我带着全排战士出发了。第8天的早晨，气温开始断崖式下降。早饭后，我对战士们说：“今天是咱们冬季拉练最冷的一天，都把绒衣绒裤穿上，以防感冒。”听了我的话，战士们都行动起来，唯有杨光无动于衷。准是他忘了，我便将自己还没来得及穿的绒衣扔给他：“我支援你！”

“‘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’，排长风格高尚。”不料李大个子却用手拦住了我，“杨光是为了‘减负’，才没带绒衣绒裤的。我说得对不，杨光？”

见杨光红了脸，李大个子却笑了：“脸红好，说明你的自尊心很强。我让你当着大家的面掉链子，是想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下次可得严格执行命令啊！”说完，李大个子像是变魔法似的从

谁承想，这却是母亲最后一次为我送行，我深深地懊悔当时没有和母亲好好道别。我只是不愿见到离别时母亲的泪眼盈盈，每一次送我远行，她都洒酒衣襟，万般不舍。

1989年4月，在父母的支持下，我实现儿时的梦想，穿上心爱的军装，即将奔赴军营。那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开家乡，临走前一天，母亲特意让父亲养了一只自家养的老母鸡，用新鲜猪油爆炒一下，然后装进瓦罐，放在灶膛的炭火里煨上一整夜。母亲说这样煨的鸡汤最有营养，味道最鲜美。

翌日早晨，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，母亲把满满一大碗香喷喷的鸡汤端到我眼前，关爱地说：“金生，全家就你这么瘦弱。吃吧，都吃了，让身体长得结实些，好好在部队干工作，妈心里才高兴呢！”母亲在一旁“监督”我吃，我若不吃完，她就泪眼蒙眬。

母亲中等身材，年轻时面色红润，身体硬朗，性格外向，声音洪亮，乐善好施。随着岁月流逝，母亲脸上布满皱纹，双眼浑浊，双手粗糙，生有厚厚的茧子，右手大拇指指甲左侧裂开一个缝隙，这是母亲一生辛勤操劳的见证。病重后，母亲面容憔悴，头发稀少，身体单薄，郁郁寡欢。

母亲一生不容易，我的外公外婆去世早。父亲早年长期在外地做木工，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，才回家务农。母亲生育了8个子女，除一个夭折外，她含辛茹

# 不灭的灯光

■张正光

## 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，深情凝望

1995年春节，是我回老家陪生病的母亲过的最后一个春节。探亲归队的那天早晨，我听见机动三轮车“突突”的马达声从耳边传来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只好早早起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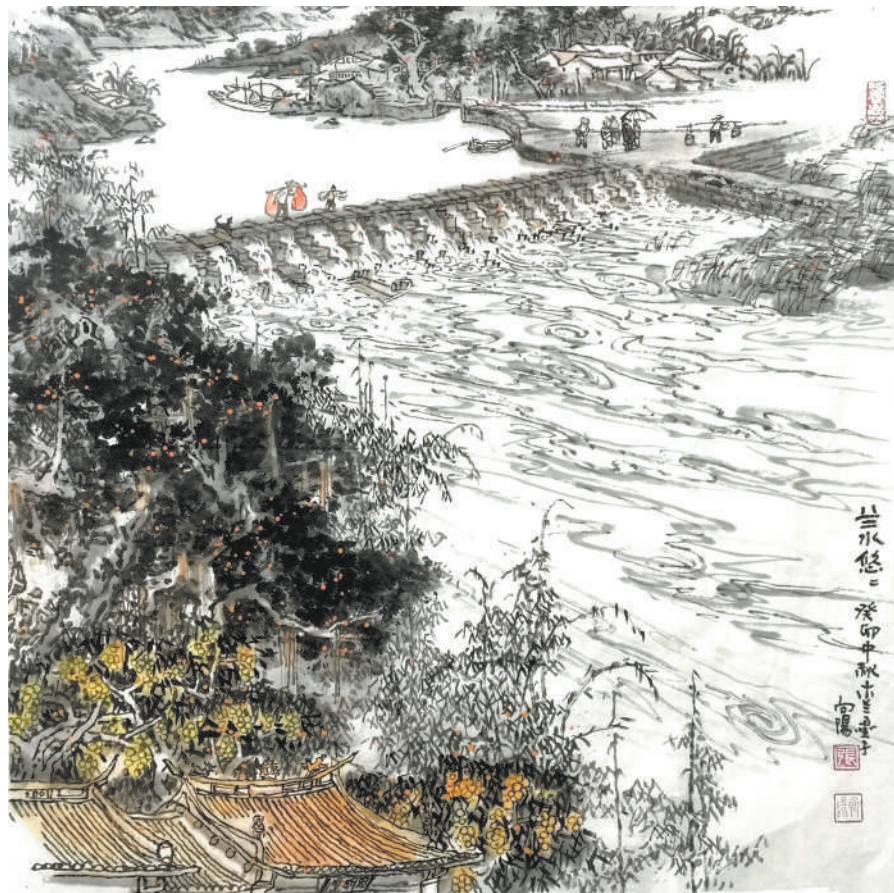
我匆匆忙忙吃完母亲做的早饭，就要动身出发，母亲一再挽留我：“不要着急，再坐一会儿，陪妈妈多说一会儿话。”

三轮车“突突”的马达声阵阵传来，就像敲响的战鼓，声声催人归。

我多次跟母亲说：“妈，我该走了，再不走就赶不上转乘到县里的头班车了。”

母亲无奈，只好起身为我送行。我刚走到家门路边，扭头看见堂屋的一只白炽灯泡还亮着，突然“心生一计”，对一辈子勤俭节约的母亲说：“妈，灯还亮着呢，您先回去关灯吧！”母亲真的转身走进家门关灯去了。

我加快步伐，疾步朝街道方向走去，一步三回头，怕母亲追上来。不一会儿，我听见身后母亲大声地喊我的名字：“金生（我的小名），金生！”我已经走得很远，母亲追不上了。我转身朝母亲的方向高声地呼喊：“妈，您回家吧，我走了。”说完，我继续快步向前走。



三水悠悠 中国画

长征

张向阳作

第6007期